太保費文憲公摘稿

太保費文憲公摘稿卷之十三

序類

送安福令莊侯敦之述職歸治序

今年春天下群有司例入覲上計有詔天官卿覈其賢否凡鷹鷙豺餓糜淵而絲蟊為民所憎惡者既罷黜易置使無稔毒於下若治行卓卓法當進陟者以其宜乎民未可遽奪也則賜以璽書遣歸所治俾終其惠需其成而顯用之於時縣令莊侯敦之當遂安福其縣人偕計在春官者若干輩相與謀曰自吾侯為吾邑而吾瘼有積吾鄉有敝吾步有船有梁吾農

有敝廬而無樽有犬也而無繫吾居有門也而無僱租之率索錢之吏至焉吾有子若弟其賢者力學愚者力田而傍財通貨者各食其力吾父兄不煩優游田里而自足也吾顧與若皆得以囊書遠遊而無內顧之憂侯之賜多矣向侯之來也吾父兄與吾子弟惴惴焉惧侯之傳舍吾土而遂羽儀於　朝是猶飢者甫飯而奪之孟乳者未卒而去其母惟吾二三子亦甚惧焉而今也卒

天子惠愛元元復畀之將不有為歌為誦以洩其喜者乎然其言未必文也不文則惧其行之不遠亦何

以為侯之報吾聞太史氏於循吏例得特書盍倩圖之乃謀諸四人以維君役之胡君崇模鄧君孟魯李君元東請予請予諭侯所以為邑之實則曰侯之美吾不能遽數然嘗攷之於古人其乙姑伐乎可謂處脫而不淵矣其劉寵乎可謂惻怛而無華矣其薛零陵乎可謂愛直而不遺矣予忝太學與諸君讀史傳未嘗不擊節嘆息思見其人及載筆以來職在褒貶微諸耳目又恨其人之難得也乃今得是侯雖微諸君之請予猶將歌之況以請之勤乎予於是竊有感焉吉俗號雕悍吏茲土者每嚮視其民謂非患

文飾篇不可以見吾能起吾譽也而譏謗亦輒隨之莊侯直儒吏耳其聲與色不足以威刼其民為邑甫再期而美譽勃勃如是果何以致之耶蓋吉之君子務通經學古而其小人亦明習法比是非美刺不為苟同譬之明鑑照物物無遁形宜無惡之而西施固以為已利也如侯之賢其得譽茲邑也又何足怪哉不然豈風俗與化移易今固與於昔耶是非予所知也姑以諗侯并諗夫天下凡為守令者

送臨安兵備副使王公序

雲南之臨安與安南壤地相接廣川大隧不有以限

之可舟車徃来也其黄金丹砂珠香瑇瑁犀象珍奇
之貨寶中州所利而我之重寶利刃閑出於邉闗者
疑亦有之禁防稍弛則召釁募啓侮蔓不可圖又其封
内僰爨獠類文身雕題之種奸人怒獸其性固然文武
將吏撫御一失其所固有伏山箐挾弩矢號呼和應
以螳臂而當車轍者矣故議者謂臨安要害地也請
於此設副使一人專飭武備徃則
天子賜勑遣之其振揚兵威有分閫之寄焉禁止奸
欺有遂事之權焉蓋思患豫防於既濟之時不可忽
也玘者副使缺吏部請以御史王公行之徃當其任

公家蜀蜀與雲南隣人謂公茲行猶長卿諭邛筰王襃使益州於宦游最便也且今安南脩職貢唯謹邉徼無夜吠者公雖在邉以防患為職固可輕裘緩帶雅歌投壺用祭遵羊祜故事與在廷豈甚相遠哉所謂以小人之腹為君子之心知公有以自慰矣雖然天下之患常生於所忽伏於未然而智者必豫為之備故曰夏資皮冬資絺魯雞之不期越鷄之不支况軍旅之務戎夏之防又事之大者乎吾以為

天子宵旰知安不可恃而遠不可忽也故擇公而任之豈循資代匱茍以金緋榮公公亦豈肯遠近以

私便其身圖耶而中臺士大夫亦皆言王公前理壯縣甚有能聲冢按大藩廉潔擧中憲度在廷時於世所通患者輒先覺之令行其志于邊防禦減附惟力之視其能寬

天子南顧之憂必矣於八[illegible]丁[illegible]時以言其僚鄧君禮方袁君國佐實請余請[illegible]寸書

送聽泉華先生南歸序

國朝以翰林處文學謀議之任於事至重而難其人故常於進士中選其英敏者改為庶吉士使入讀中秘縱觀人所不見之書長養其材需其成而用之欲

其尊也月俸朝朔望飲其勤也常祿之外給之朝暮膳給之筆札給之膏燭費有是選者有道義從容之樂而無簿牘鞅掌之勞故時人榮之至有列宿登瀛之號雖　朝之諸司類皆顯秩至論地望則必以是為榮往往有仙凡懸隔之嘆嘆之不已則又推本其所由致曰是其先豈常有孝施而未食其報者乎豈嘗有其實而辭其名者乎不然何以能致是也聽泉華先生為人端謹古朴讀書尚義而乃布衣帝帶不為世用今年其子文光與天下士試於禮部名袞然在第三入對　大廷復占進士高甲遂得入翰林為

處古士其學問日富文詞日工而其深厚不露又隱
然遠到之器為文光榮者知先生逃名而隱德之報
在是矣未幾來京師視文光每食進所給內法之酒
大官之饌先生捧觴持筯欲御輒蹙額文光宜拳拳
副天子儲養之意先生自視其子亦恍如神仙中人
感嘆之際必歸之祖宗累世之德而敢以為已能致
是哉夫榮名峻功人所同欲然使我躬為之寧我後
為之令先生躬所欲為付之子老而見其成成而享
其養與至而遊遊倦而歸逃避塵綱翛然自適則誠
與散仙無辨其視文光蓋猶有上界官府之煩也文

光行且奠拜史職貤封之命可坐而須矣以儒仙居山澤而兼有禄養之榮先生之樂可勝道哉先生之族弟濂之與文光同學而予同年友也来責贈言予懼先生之鄉人知慕其榮而不知本其德故以是告之

送冼馬梁先生使安南序

安南吾南陲藩國也其王黎灝薨世子暉當立遣其陪臣變資乞封

天子詔選使往行冊禮大臣言安南泰藩係懸歲修職貢甚得畏天事天大體將命者不必便捷勇敢務

以所銜惟其好循持重酬酢中度信宿之間固可成禮而返矣乃以司經局洗馬梁先生克正使漁翰林侍讀以行南海人館試京師者重先生之別諸宏貴言為贈且謂先生以名儒魁天下入為天子從官方勤廣厦細旃之講紬金匱石室之書不宜勤僕夫於萬里遐絕之外宏因告之曰我聖祖所以待安南最優洪武初嘗一歲三遣使皆以儒臣充之而其人皆效忠秉義克稱任使故有李以来遂為彝典非今始然也且大丈夫有志六合自懸弧已然而周覽名山大川網羅放失亦太史公家法

先生南行過銅柱思馬伏波之遺烈而傷其遭意苡之謗寧能不有感於中度坡壘隘留諸關皆王師向所用武地則

文皇帝之廟謨張忠烈之雄畧訪諸故老庶幾猶能道之北望滄海覘漢所棄珠厓未必不仰嘆　宣廟貽謀之遠也玆其遊不亦甚壯而何遽之悼哉昔入蜀之使微服而行人猶以星知之況奎璧祥光密迩華蓋芒燄色正是何星也又如傳乘而馬服視一品金緋煌煌從天而下吾知安南君臣企踵而望先生久矣宏不佞請以是為先生贈

壽太安人曾母六十序

稱其母者以慈乎以賢乎曰不若以賢以賢則兼愛與敎而慈在其中也祝母以福乎以壽乎曰不若以壽以壽則兼榮與養而福在其中矣悅其母者以物乎以言乎曰不若以言以言則其賢與壽聞於人人而物不足道矣封太安人蕭氏令南雄太守曾君實夫之母蓋賢母也其生以永樂困敦之歲歷甲子四百八十有奇矣而六月幾望為其初度之辰實夫之南雄得便道拜慶詣余請曰吾母賢非言不足以悅之前此廿年嘗得今宮保西涯公之文寓歸以賀而

吾母喜甚然吾縻於官守恨不躬致也今雖以直忤時重以貽父母羞辱為悞而稱觴之期適當其可予忍愛一言不為吾母壽乎實夫自初第進士予即與之遊嘗名其文學之富則曰吾未冠失先大夫幾廢所業賴吾母督而成之嘗善其用刑之恕則曰吾母撫內外諸遺孤有恩下至臧獲不忍輕加笞辱吾惧其有間焉而不食也嘗㸚其守己之潔則曰吾誠忍貧與吾母閒其不能存而喜耶後又識其子壻今領江通守胡翠問其所由成亦曰[illegible]少孤學于曾氏賴吾妻之母督而成之太安人之[illegible]可謂愛而能教

豈不誠賢矣哉賢而壽理之常也詩庸以祝為也雖無言可也予獨惜實夫之歸及門恍之方懸躍綵衣之屨舞板輿前御包蓋後從金緋煌煌粹昳珠翟維榮與養實兼備之宗戚之與會者閭巷之與觀者遠近之與聞者姑以戒婦姊以訓姒莫不曰願如太安人福又莫不曰願如太安人賢斯足以致福則太安人之壽非特曾氏一家之慶也予烏能忘言哉昔有恥巧宦之趍著閒居之賦以叙其養親之樂者其詞甚侈君子猶或稱之況實夫茲行優游郡齋咫尺親舍無河陽聽雲之隳類相臺晝錦之榮雖借力讓夫

所得不能過是凡予之所不能言實夫必能賦之

送鄭君元良歸玉山序

有巍然而秀瑩然而澄號為冰玉溪山者是惟吾郡上游之邑而其間素封右族項背相望其人往往矜禮節好文雅從賢士大夫游久而不倦吾疑其俗固然然而求之他邑之族則未有能然者其亦山川之美使之然也若鄭君元良與予以最故則又其傑然者矣元良嘗辟為縣吏予第丁未進士時元良適從事京師為我助喜殊甚辛亥之夏予得告歸南道懷玉於是元良以内艱守制聞余來倒屣出見別久而

意甚勤余頃北来則元良以授冠帶登仕籍將南還待次於家欲求予一言以道其行又介其同邑秋官季公敬敷為致其懇予揆元良之意蓋有慕乎詩書禮義之華而不屑於刀筆筐篋之習其古人所謂以儒術緣飾吏事者乎蘇綸禮嘗謂胥吏之賢優而養之儒生武士或所不若故漢世功名之士若趙廣漢尹翁歸張敞王尊多出於書佐卒使之中且謂後世之於胥史果能擇之以才遇之以禮貰其小過而錄其功能勿棄之於冗流之間則彼有異於功名自尊其身不敢不奮而奇才絕智出矣如元良之淳厚雅

餙鄉墓不丸使其見知於上之人而不以常調處之則豈不能以功名自奮乎予以是益信蘇氏之論為不誣也惟我國家律令詳明法意良美有志於功名者誠講明而復躰之則不徒聴訟折獄能察其情使民得以措其手足至於檢身飭行守法遠罪亦且不為君子之棄而小人之歸矣元良歸尚益留意於此他日果以功名顯則予今日之言其庶幾仁者之贈哉

送僉憲蘇君伯誠提學江西詩序

順德蘇君伯誠以成化丁未進士選入翰林為庶吉

士既而名益著遂入史館為編脩其行已端潔冰玉嚼然而問學文辭淵渟泉湧其志之所存則又欲有為以裨益當世若君者蓋於館職為無忝矣頃者江西提學憲臣缺請老以歸吏部推君可代詔陞君按察司僉事往踐其任談者莫不賀選用之得人然猶以為館職乃朝廷儲養待用之賢昔人所謂官不坐曹居多暇日而得自娛於文字筆墨之間者仕進得此蓋至榮而甚逸也君茲出於方嶽固重任孰遠孰近孰勞孰逸寧無辨耶夫君之所存方欲有為以裨益當世此其志抑亦高識與世俗趨舍不同區區出

入勞逸曾何足論而況提學專職教導蔚為儒宗簿書米鹽遝不相及其視事任殆與館職類以館職為之宜無難矣而君又能職之賢者出其緒餘以立教條舉職業如庖丁解牛烏獲扛鼎殊不足以為勞而其休暇之日固可以吟弄風月登覽江山超然自適無所妨廢是亦何嘗不逸哉且君子欲有以為裨益當世者其務雖殷而莫大於成人材以備國家緩急之用何者裨益之以一己之長常勞而不足裨益之以衆人之善常逸而有餘也君之職任在此而其才與志稱焉與時此邦之士經品題蒙賞識拔萃而

征覲光而進者宜往往有世之英而君自是月奏其成績亦當有木休鴻漸之慶庸詎知君不以此之逸為勞而彼之勞為逸乎君行有日館閣老先生率僚友賦詩贈之而進某為序以某此邦人又嘗與君同年進士也其緣是故敢肆其臆說以解談者之惑

送梅君中實赴永興司訓序

王楊盧駱以文名當世豈易得哉裴行儉乃謂士之致遠先器識而後文藝勃等雖有文才而浮躁淺露非享爵祿之器也晦菴夫子嘗取斯言以率敎學者在同安試補弟子員亦惟恭孝以士之靜厚愿慤者

為可教凡纖浮佻巧偶能文詞者類棄而不錄至引以為諸生師者又必孝謹誠慤之人與夫文藝可以潤身飾物惡可盡廢而士也又豈專爵祿為榮哉然花之過艷者多不實器之過飾多不堅人之浮華者多不適於用惟器識沉靜之士持己必端遇事以敬與人必信蒞官必忠是雖不汲汲於功名富貴而功名富貴將迫逐之而不能舍公之所以後彼而先此者良有以也今天下風氣日開畎畝之士釋耒耜而業詩書者日益衆小縣學官弟子已不下數十百員大縣則又倍焉其能藻繪詞說者往往而是然

於為己之學致用之實則未必皆能知之甚者群居以嬉習為鄙褻之談險詖之行而莫之耻彼其有教養之寄者苟賢矣不過督其月書日課求以逭上之責若夫名教所係不惟置之不問亦或鮮能自礪以率之嗚呼學校之為益其亦不小哉吾友梅君中實簡靜朴茂出於天賦且嘗游秘撰一峯羅先生之門與聞儒者為學之要故平居寡言笑慎交際不苟取與在鄉邦人士中蓋隱然遠到之器而文藝之工否有不足論焉兹以有司歲貢得教永興縣學予甚為學校喜意其必能敦行實礪名教率諸生為靜厚歷

懋之士而不徒成文藝之名也進士歐汝玉於君為姻弟君將行汝玉既率僚朋以贈之者余亦不敢以少文為辭於是乎書

送鉛山少博曹君宗和序

上鉛曹君宗和既授鉛山邑庠少博余即其寓舍訪焉見其朴茂雅馴言簡而當其可知其中必有所養而非苟焉以狗祿仕者於是已竊為吾邑諸生得師喜矣既而其師秋官正郎沈公孟倫過余徵言以為君贈曰宗和為金陵世家自其為兒時以穎異稱洎長而庠將則又以學行博雅為師友所愛敬凡七試

鄉闈輙見屈於有司而宗和處之自若也余年春膺貢上春官例分送太學以需顯用宗和自顧年及強仕遂就今官與朝夕與諸生講明道義庶幾得以養其高尚之志而於勢之崇卑利之厚薄澹泊如也余聞沈公之言而益喜焉蓋世道久衰勢利之誘人也深矣所謂公卿庶士日志於尊榮農工商賈日志於富侈者蓋已漸見其端即有守道明義特立獨行之士亦且懷蘭芷不芳荃蕙為茅之疑其流將至於奔競貪汚魚爛川潰而莫之遏也曹君今為郡儒有化民成俗之責而其於道義勢利之間果能謹其所趨

而不友焉則其所以為教將有不嚴而肅不令而行者矣余安得不深為吾邑諸生喜哉昔有宋晦菴朱先生嘗與東萊吕公象山陸公講明道學於鵞湖之下至今百里之間猶有高山仰止之思且溥濮中改築學宫又屬先生為文以記之而其所以率敎諸生者蓋深致意於成周德行道義之教無非隨事為學以勉其性分之常而病夫後之學者誕謾恣睢割裂裝綴其趍日以卑陋而惟利禄之知耳曹君由是而往尋先生之陳迹誦先生之遺言朝夕講誦之頃必亟於道義勢利之幾而不徒以規繩課業為從以

盡其職焉則吾邑之人材當益盛風俗當益美予然後信今日之喜為不虚也

送泰州學正張翰序

洛陽張君騰霄通經飭行士也己酉領薦河南試禮部再不利今年復砥在乙榜騰霄知進取有命不可以強致且念師儒為清[illegible][illegible]吏責橫經論道日與諸生游優名教中可以樂志可以育材而亦庶靜者之所宜也揭曉之明日趍謝闕下已乃歸寓邸閉門待選其流輩亟走銀臺司進牒祈免以圖後效者擾擾塵埃中怒欲發癭見人或稱寃不已而騰霄獨怡然

自得有來㗖者輙推分諉命以吝之未嘗有纖微怨色於是識者知騰霄之所養為不凡矣除目既下騰霄得為學正於泰州其友進士劉君元昭來徵余言為騰霄將予惟師儒之職風俗賢才胥此焉係顧流俗不諭而忽之耳昔宋胡安定先生嘗為蘇湖二州教授推明體用之學以淑其徒而必嚴條約以身先之故出其門者多循循雅飭稽古愛民棟梁桷之詠至今後為美談彼固知師道之至重而必舉其職也其時猶明道先生又以儒學脩飭教化未醇嘗建請於朝欲擇學明德尊者為大學之師次以分教天

下之學其崇尚教育之法爲說甚詳彼固憫師道之不尊而思得其人也今之學者實則不至而皆有修心師儒之職非惟已不屑就他人之樂就焉者亦每每以相詬病豈上之人所以風勸而養勵之者無其術歟抑道學不明而人自陷於流俗之見歟騰霄生長於明道之故鄉而景仰其懿行將所立不同於古人乎夫騰霄經已通矣行已飭矣可以爲人師而無愧矣因其所已通而益窮其理因其所已飭而益踐其實明誠並進而教學相長他日聞有以師道自立於流俗靡靡之餘者其必騰霄勉之乎日望之

送新會尹沈君廷相序

沈君廷相既拜廣東新會縣尹是邑鄉貢士黄希頫詣余徵言以為君贈余曰沈君何如希頫曰君居閩之漳浦為世家其大父樗翁與其父克敦先生皆通經學古為隱君子成化丁酉君領鄉薦上春官蓋累試累屈怡然自適不以罪有司謂治人由家始也自戊戌下第歸亟脩宗法建祠堂脓祭田時享月薦一遵家禮而行復取敬義兩言名其所居以為為學之的構館㮶文會聚族人子弟教之而躬自程督其業至於郡縣私室非公事未嘗敢謁焉是蓋持身不苟

者歟而且能施政於家者歟予雖未會沈君然聞希顏之言而竊喜焉夫自俗學之既盛而古道之不明久矣彼學之與仕特異其事耳同一理也儒之與吏特異其地耳同一人也道之與政特作用不同耳同一本原也而今之人類指詩書為學而法律為仕迂濶為儒而辦集為吏窮冥昏默者為道而設施措置者為政夫固不知古之為仕者必由於學若治民治兵水利筭數皆學之當務也古之為吏者必出於儒若期月而可三年有成皆儒之能事也古之為政者必本於道若充之保四海擴之配天地皆道之緒餘

也沈君知政與道一吏與儒一仕與學一由身心以端其本由家庭以善其則書曰自作不和爾惟和哉爾室不睦爾惟和哉是固君之所已能矣又曰爾邑克明爾惟克勤力事君其有不勉勉者哉雖然閱邑謀介又穆穆在位者之所當留意也是邑有石齋陳先生奮起於俗學卑陋之中隱居樂道超然自得而亦非離人獨立一一意忘當世者井渫不食予心惻焉往哉沈君政有所不通事有所可疑者就先生而訪之又豈不能相與以有成哉抑前所稱予既喜新會得沈君之賢而百里之民必無苛政之毒如後所稱

又喜沈君將見信於石齋由此獲乎上而民可治也希顏曰是足以為贈矣君行甚迫予不暇隱括遂從而書之

送何君翼海序

仁人孝子之愛其親者無所不用其極雖其遺書故劍猶必珍藏而世守之而況其體魄之託忍使有遺恨哉故於其瘞也必卜地之美者以為之幽宮地美則生氣可乘神靈安而子孫盛斯理之自然有足信者雖守經據古之大儒不之廢也然生氣行乎地中至微至妙非目力之巧豈易得而知之此相地者實

難其人而世之君子往往輕於自用不知擇術之當慎亦獨何哉余先伯少參先考翰撰公酷嗜青烏之學苟通其說者必延訪焉晚始得豐城何君翼海服其學之精到遂委心以任之雖群咻衆議不為少動而君以為知己亦傾倒無遺凡葬地經君指點皆邑中佳山水也初先考閱邑之天柱峰秀拔可愛因偕君往游而其陽復有盤谷曰楊梅尖最險而奥雖山不老而人罕有至者君仰而嘆曰此必有奇處明日晨起捫蘿而陟其巔則其境夷曠勢正形昂令人樂而忘返今先母余安人窆焉及先考棄養予謀塋

於君曰無易於天柱矣予眩於俗目猶豫未决君主之力諍出舊所閒壟域衆以為偏右宜左從君曰是其氣從耳入左則氣不可乘矣予猶未之深信也穿壙而下當其東北隅土暈相間紅黄脊白而上鋭下抱宛然山之情狀衆乃嘆服君目力之巧一至是哉蓋君受家學之秘於野雲雪崖二先生上道奴法一掃千支星卦之謬且嘗周遊名山歷覽唐宋諸賢所塟地得其綮竅故凡峰巒有特異者雖遠在數十里外即望而知之及其登山定穴又必環顧諦觀察其脉絡高下淺深有一定之見是固非偽師所可窺其

門户也君自負其能嚴静簡重非其人不肯輕售故世鮮有知君者見予家卜而得占則曰樗里滕公之穴皆天所授吾何爲焉而予實德君不能忘也因書此以爲君贈

賀廣西道監察御史黄君時濟考最序

今之御史以才稱者多矣予固未能盡識其面也然聞其才輙喜又輙爲天下賀以其有言責爲天子之耳目而致治此其機也其以才稱而學又幸識其面則雖一刹之好而未嘗不上爲天下喜而下爲賀吾私焉况與之衆進士爲同年不惟其面之識

而抑其心之乎如是而稱於天下曰才御史也即儒焉者有不喜於色而見於言乎泰人黄君時濟舉進士與予為同年而嘗以其才試於修武修武之民見時濟君治其邑如治其家潔其身如處子之自潔也籍籍私語我明府才行固御史將車緩與耳既而治狀上聞召試臺事期歲為真為真且三載嘗註通津監竹木之稅矣嘗巡畿甸督追胥之役矣嘗出兩浙理権塩之法矣定成而急瞶追而汗難乎不易其故也而時濟之奉職持已如修武令謹謹不渝於是稱才御史者必及時濟臺之長最其考移於吏部部之

長最其考聞於天子皆曰才御史才御史云予儒者
也聞知亦色喜端公宋君天章輩謀所以賀時濟者
復推其僚陳邦瑞王朝儀耿誨之三君來彊予言予
豈能言者哉蓋嘗竊觀課吏之法矣凡大而股肱小
而百體其殿最黜陟維統於吏部然必付之臺評而
論始定是

天子於御史固寄以言責而耳目信之不疑也至於
殿最御史則不徒以其言而必能行是考者何耶豈
不以言行責於相顧有正人之責者必先於正已而
後可乎使已怠焉而欲責人之勤已汚焉而欲責人

之潔此之謂明見秋毫而不見其睫奚耳目之足貴其勤如時濟潔如時濟惟已之先正汲汲焉宜其以才稱以最書而言之疏數不論也况其持重不苟有待而言言而

天子信之將自兹始乎予見時濟繼今而可賀者尚有進焉書之以竢

送節推劉君仲素之韶州序

仲素予畏友也偕其兄元素領薦書上春官屢矣以其素所蓄積與天下士度長絜大固宜在甲乙之列况於今古詩賦又有能名文章家皆推許之而乃屢

進屢屈於人豈非命乎數奇而然耶仲素春秋鼎盛以親老欲圖榮養俯就銓試拜韶之郡推以往大材小斷予甚惜之然其所專理者刑獄也聽斷之間係最重苦蓋有以一夫一婦之冤而致三年之旱飛六月之霜者韶茲得吾仲素幸亦大矣予又甚為韶人慶也仲素行予母弟子美及從子懋中方領薦同游太學偕從弟綸脩予和更為之請予贈言蓋仲素意也予因謂仲素曰子知韶之所以為善地乎蓋郡有韶石焉說者謂舜之南巡嘗登茲石奏韶簫故因石以名山因山以名郡則茲固乃賢聖人過化之地

恍然餘韻之猶存也昔伊尹耻其君不如堯舜一夫不獲時予之辜而濂溪周子欲凡為士者志伊尹之所志况仲素並仕乃舜所嘗遊之地其蚤夜羨墻宜何如耶忍不以堯舜之臣自待忍使有一夫之不獲也志又稱濂溪嘗以提點刑獄之命按行茲土雖荒蠻絕島必緩視徧立以洗冤澤物為已任是即堯舜其民之心况仲素之所專理與濂溪同伐柯之則豈遠乎哉古謂有志者事竟成吾以仲素之行卜之也仲素勉乎哉刑清職舉之暇試為我眺皇岡酌虞泉登九成之臺坐望韶整冠諸亭取韓昌黎蘇眉山之

所題詠而賡和之以盡發其感慨懷思之興則野謀所獲未必無裨於政世有知我者且以登高能賦薦之雖進而理天下之刑為虞廷之佐未必不自兹始也仲素勉乎哉

送邑倅張君廷貴序

予頃作室命匠氏市木於通津值溪流冬涸山中之筏弗時至僅得雜木數百章以歸若桴若楹若棼若廇皆室之最要者輒苟以雜木充之雖膚理之弗甚密質幹之弗甚良或外堅而中腐本直而末枉者弗能棄也既而春霖屢足溪水盈溢巨筏蔽流而下予

之室時猶未完乃始得名材市之蓋皆中楹桴宗廇之任者也而顧用之為榱桷為枅櫨為閡楔不免截長而短斷大而小雖心甚惜之而有不能已者焉予於是乎有感因仰而嘆曰木之美惡異類鉅細異宜蓋有本然之則也而其見用於人乃不能盡當其材雖掄材者亦不能盡如其意固如是耶是豈有数存乎其間耶然自木后言之其膚理果密其質幹果良其中外本末果堅真端直如一則雖為榱桷為枅櫨為閡楔遺其能而枉其用人必以名材待之而且無撓折弗任之患視彼楹桴宗廇之非材而弗稱者亦

可以無媿矣惟人材之見用於世也亦然彼宜崇而卑宜通而窒負其材而不獲盡其用者世蓋往往有之而知人者亦深惜之而不能置也若龍泉張君廷貴之器度之材謫之操存使之當事任理繁劇豈不可以少試其能以自表見於時耶而命乖數奇弗見録於有司徒得一教官淹於黌序地寒而祿薄知君者蓋甚惜焉然君能循分守職未嘗有嗟老嘆卑之態在吾鉛與諸生處敎尚行宜濟之以身寬厚易直不嚴而肅諸生皆敬且親之則於模範之任雅稱而無愧矣君茲擢掌始興敎事諸生不忍其去而莫能

留也相率來謁予言以贈之行而邑長張君萬里復爲之代中其意予弟完及從子懋中輩皆賴君訓廸以有成予於贈安可辭顧予雖知君而惜之恨力不足以振君則以予感歎之意發之於文庶幾有因予言而知君之可用不止於此耳矧近歲
朝廷之上崇重師儒由此而登進者往往有之張君勉耶豈徒始興之擢而已耶

脩江先賢録序

脩江先賢録凡八卷所録自漢而晉而唐而宋而元以訖乎我　朝凡六十九人皆寧産也以繫之脩江

脩江寧望也江何以脩名江自寧入於鄱湖凡六七百里其委脩而遠也或曰江源脩潔飲者類之故多賢而可録也何賢乎所録之人大之以忠孝稱次之以庸勳顯次之以文學名次之以獨行著盖中閭異教之在編次者皆有所節取而不忍其泯焉無聞於後也録之者誰乎今之賢者閬憲周君公儀實脩江世族也公儀自為之録乎據歷代之史蒐諸家之集而郡志家乘以及稗官小說莫不參稽而互訂之盖甚慱而核也録之而又為之贊者何歎賞欣慕有不容已於言者史例固然也録一也何以有正集續集

附集別集外集之不同為鄉而録勢不得以太嚴為人而評義不容以太濫而曰別與外之區分又史例然也異教外之矣又何以賢之精於其術則賢於其類賢於其類則不得不賢於鄉也昔之賢者亦有意於録乎人非愚陋孰甘與草木同歸於朽腐彼其勤一世以為心固有待乎其後也録賢果足以重其鄉乎于木隱而西河美李陵降而隴西慚地非人固無以為勝也是鄉之賢則何以始録於公儀仕優而學如公儀者鮮焉爾然則公儀之録之也柰何秉彝好德達之天下論世尚友始於一鄉賢乎吾前有所取

而法焉賢乎吾後有所感而興焉其志遠其心公非徒務為傳洽而已也錄備矣贊工矣而予又為之纖縷者錄而非序則公儀之意或莫之識也

送府主朱亨之考滿序

天下之官惟守為最重得人焉而任之其利於民為最大蓋守城而居賜履方數百里介乎藩臬州縣之間上之澤易流下之寃易愬欲而謁者易達也故古之循良於畦韭亭豬米鹽煩碎之事皆得親之而明之所照可及於攖肉之細民之所識可及於吠夜之犬騶至善政乎感太和薰蒸則蝗出境虎渡江鳥有

鳳者且下而來集焉孩其利不亦大乎然嘗旁觀而隱覘之今之稱者亦難乎其人矣彼庸而弛者不論也或張而急則近名亂而聽之者不論也或治而棼則召怨綜核勸阻之典豈端使然哉惟吾信之守覽湖朱公亨之靜而敏寬而有制明而不苛廉而不以為名仁而不以為惠如名山之出雲雨滃欝滂霈而不見其運動之勞也如鄂廓之充然有容而垣墉閑鍵甚嚴且峻也如鑑之瑩然而妍媸任物玉之栗然而圭角不露春風熙然著物而渾乎其無迹也豈非所謂其人哉予素知公公始有吾信之命因祿以循

良處之矣在郡今三年其治行之善不可以一二數問之於民民曰公眞吾父母吾德之而不能報也問之於吏吏曰公眞吾師帥吾畏服之而莫之敢負也問之於臺使部使臺使部使皆曰此眞良二千不肖謦重而無瑕稍焉持是以獻天子有不居治郡之最者乎公卿有缺而選諸所表焉庸詎知非公爲之前乎雖然民不忍一日去公聞公行空巷遮謁且必有借留之請即公之僚友貳守曹君宗器察推王君仲脩輩亦不能無介然於懷問之則曰公與吾儕其家之督衣之領袖而途之指南

也玆行殆含我而儀於天朝矣吾其如何予聞而疑焉夫淮陽之汲平原之蕭雖其居念斯民欲以庇之然終非重本之論使我朱公早踐台斗謀謨廟堂出一令行一政其澤且及於天下矣獨一郡之民之利乎哉予獨惧乎操綜核勸沮之柄者於公未必盡知而獨拘拘常調淹公於彈丸黑子之地不足以展公之用焉耳諸君乃欲先一方而後天下乎哉於是皆以吾言慱而不私也請書以爲公贈予不能辭

半江趙先生文集序

宏之成進士也故廣東按察使半江趙先生與典試

事受知頗深先生之捐館舍有年矣宏頃歸道吳江訪其廬而弔焉見其子邑庠生禧問其遺稿禧出示此編凡詩六卷文如之蓋校於鄉孝文君璧而同邑大學生王君明所為綴緝者也禧謂宏先生生稿甚富然多散逸不存此特十之一二耳因以編端之序為請宏雖蕪陋詎有不可辭者蓋嘗聞之昔人謂文者氣之所形文不可以學而能氣可以養而致又謂氣之於言如水之於浮物也水大則物之浮者小大畢浮氣盛則言之短長與聲之高下者皆宜焉先生之文閎侈鉅衍奔放橫逸若得之甚易者然而法度從

容意味雋永讀之累日而不能捨去譬則萬斛之舟載百車之貨波行于重湖鉅浸之中乘風破浪浩乎沛然而蜀錦越羅隨珠和璧於凡可珍可愛之物莫不具在是其氣之盛也可知矣桓譚有言親見揚子雲容貌不能動人此誠重其指今先生者白皙纖弱身不勝衣而其氣之形於文也乃若是其盛讀者安知其不謂先生為魁梧奇偉之人乎蓋世之秀慧能文者多矣然能而好者鮮焉好而不怠以止者加鮮焉不怠以止而能知充養之道者又加鮮焉先生天資穎異出於流輩早魁多士名譽赫然而當宁之

以[illegible]宮西曹有吏責〻親朱墨獻朴之務而復乘其餘暇肆力於經史百氏之書恬於世利甘守常調援乎流俗視求田問舍之事若將浼焉而獨汲汲於問學文章不啻嗜慾飲食茲非所謂行之乎仁義之途遊之乎詩書之源而無迷無絕者耶宏嘗惜先生得年不永而致位未顯志業勲名有遺恨焉然文不可腐且其子能傳之在先生亦可以自慰矣先生諱寬字栗夫大半江其別號云

太保費文憲公摘稿卷之十三終

太保費文憲公摘稿卷之十四

竹江劉氏族譜序

安成多大族劉姓居十五焉相傳漢長沙定王發之子禮嘗侯斯邑故封內往往皆其苗裔今工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南峯先生文煥之族則世居邑東之竹江而宋宣教竹溪翁則其始遷之祖也翁蓋浙徽間人一子爲宣議郎郎再世爲仲興甫仲興之子爲謀章謀卿二謀衍派以迄于今蓋十有六世矣其在元初以貲雄鄉邑曰南窓西窓者謀卿派也生宋慶元間以文字交須溪雲叟者謀章派也粟

叟四傳諱英負節槩喜吟風月國初以賢良徵其季子南雄守敬齋諱寶以其厲介忠鯁紀諸信史南雄生孔目學古諱斆以學行著於詞林孔目二子長任領鄉薦令武昌以循良稱次即南峯以不忝祖風方為時所倚重竹江累世之文獻何其盛耶初竹江有世系圖宗派錄南峯十一世族祖梅所翁蓋嘗脩之學古欵蹟為未竟而以命南峯昆季南峯昆季亦以遊宦故久未及成頃受制命贈敬齋學古皆如南峯今官南峯慨念慶源栽流澤之遠也乃取其世譜輯之共圖與錄一從歐例有史諸名公序之亦既詳矣

南峯以使節往來荊蜀復使人自鄂渚走燕湖抵予言豈以予忝同年有世講之好不可以無言耶夫有生而後有姓有姓而後有氏有氏而後有族有族則源遠派分勢不能以久聚而情亦因之以疏疏斯忘忘斯薄薄則如途之人矣矧貴富賤貧強弱賢不肖於聚之中又有不能[illegible]若而相凌相嫉之釁且從此起獨疏云乎哉凡譜[illegible]所以明祖出重本源聯族屬崇愛敬庶幾遠而不至於疏也聚而無相凌相嫉之釁也如是則彝倫可厚而風俗可美治化可成故君子重之予讀南峯之所自叙引隱

然寓宗法於譜系之間其言曰凡吾竹江之族由今而後雖至於百世祭必合喪必赴冠婚必會和而事之必得其情梗而導之必以其方不振而賙恤之必隨其力忠厚惻怛仁人孝子之用心也且篇終之錄於文憲特詳又冀其賢者卓然樹立庶乎曾穆之所云不徒保姓受氏以守宗祊如范宣子之誇而已也夫人必志於自立而後知身之當脩知身之當脩則吾身之所從出必不敢忽而吾所與同出者又安忍疏而薄之且淒而嫉之由是而尊祖而敬宗而收族矣乃有汲汲之心而不已焉者矣况矣已哉[illegible]

乎其人所謂有其人雖歷千載不絶豈非述譜之深意耶嗚呼立如敬齋吾信其死而不朽矣南峯父子又克從而振之為其後者盍思所以嗣續於無窮以為斯譜重乎

南征奏凱録序

比歲嶺南北盜起甚為民患 巡撫大中丞陽明王公伯安奉

上命合江西湖廣廣東之兵以討之而憲副孝感揚公廷宜分司南贛實飭兵以備盜于時出入行間効力尤勤丁丑夏六月率南安守季侯斅等莅上猶破

禾沙等巢秋八月率指揮馮翔等莅南安鮮圍城之困冬十一月率贛州守邢佚珣等復莅上猶及南康大庾攻橫水桶岡等寨歷半載境內始平明年春正月廣東浰頭等賊迤蔓未絕又率邢佚莅龍州勦之閏月乃班師以捷 聞時憲副公所部捕斬幾陸千人俘擭稱是 上錄其功加俸一等而褒擢之恩尚有待焉凡郡邑游居之良南北往來之彥嘉武事之就緒也民生之底寧也畏途之免於相戒也往往撰述歌詩以為憲副公賀於是有南征奏凱之錄寧都令王君天與復專使請序其端凱歌昉于軒轅周官

師大獻則奏凱樂春秋城濮之捷晉人振旅凱而入說者謂天地之怒散以凱風故凱奏象焉其在詩則出車以美南仲六月以美吉甫采芑以美方叔江漢以美召虎而周王伐叛救民之功實於此乎著大抵皆凱歌之流也後世有朱鷺芳樹等曲列於鼓吹謂之鐃歌亦多叙戰陣之事若皇武於度方城於塑則又專述其勞而擬之於雅矣夫蠻夷寇賊猾夏殃民有國者不得已而征之君臣上下勞瘁萬狀方事之未集也誠不能無輿尸喋血之憂一旦得雋而歸鼓駴卑謀發為謳歌亦情之不能已者大夫士從而文

之以明一時之盛以上附于凱奏之遺音居予固有取焉而孰以為後乎惡副公器度才識閎偉敏達而又志存體國念切愛民事不辭難謀必慮遠其在閩嘗奏武平之凱矣今茲嶺北之役惟幄籌畫之謀而出奇制勝功冠諸軍故談者翕然美之蓋其大者若諸縣機兵之不可用則議以所募打手補充募滿萬人皆從閩之兵也且月省募銀八千兩師行凡六閱月所省募銀為四萬八千兩矣兵餉則取諸儲穀取諸贖刑取諸鹽課得米三萬石銀三萬兩自始事訖于罷兵初未嘗[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公家科擾于民間也茲皆兵

之先務而公眡處之合宜也可知矣凱豈弟而奏哉玉君起甲科有志樹立其治兵衛也與公周旋憂心孔疚覩茲功之成宜其喜甚而欵予張之子稚孱公知亦深於盼喜者乃不辭而為之序

海陽劉氏族譜序

贈戶部員外郎東蒲居士劉公嘗譜其族而未備也其子大參君文夫因舊而增脩之間以詒於欲為之序其故盖大參君之先出湖南勝國時有號玉川者来為海陽縣幕値世亂途棘因家海陽入國朝占籍東蒲兵燹之餘舊譜湮沒湖南之族不可詳矣員外

公作譜斷自玉川公始沿玉川而下至于其身得七世世系諱字卒葬婚姻之可書者皆書其大畧而其詳猶若有所待焉嘗曰吾劉之種德最厚久而不發天道不爽其將有亢吾宗者出乎公歿十有七年而太參君登弘治己未進士由戶部擢守處州再進今官茲譜之脩蓋以成公之志也譜之係甚重以尊祖則孝所由興以收族則仁所由興君子之教于家未有不先于此者吾儒悼宗法之既廢幸譜學之猶存至以為人心之攝風俗之厚朝廷之尊莫不于此乎繫是可以不重乎然君子之重之也必務其所以重

之之實使徒知譜之重而於其實或忽而不圖則義例雖詳牘錄雖俻而於孝弟仁厚之道未必能體而行之其甚者骨肉之間已相視如途之人所謂喜不慶憂不弔盖不必至於服殺情盡之時矣况望其教之行于家乎况望其施之政事推之踈遠而有益於人國乎員外公念祖脩德不忝其世而豫以允宗必後之人此其於譜蓋知所以重之之實也継其志者有大參君為之後克奉遺訓周旋罔墜達于官守顓顓焉忠厚正直所至茂著勳業卓然有聞而又工於藻繢其文炳蔚海陽之族于是乎益大員外公責報

之言於是乎有徵矣古之為譜例者固曰得其人雖歷千歲不絕劉氏之譜由大參君而傳之其有窮乎夫有家者孰不欲其譜之常傳然而世變靡定遷徙不常故雖有可繼之業善守之人亦不能保其必傳而與處惟公卿世臣篤于忠義乃能圖治弭亂保其國以及于家所謂明譜系守宗祊是以攝人心厚風俗而尊朝廷蓋理勢相須之必然非無益之迂論也君貲望而崇方將入補臺省以脩治朝股肱之任善俗化以尊國勢乎於君有厚望焉為君之後人者觀於斯譜盍亦勉忠孝以益振其家聲以無負於作者

春暉圖序

春暉圖者郡侯閩開君獻可壽其母大宜人沈氏所爲繪也太宜人歸奉直大夫刑部員外郎務本先生爲繼配有丈夫子六人長爲郡庠生行可次即郡侯次朝信朝佩朝倧又次爲庚午鄉進士朝俔初以奉直公貴封安人及侯貴復以 西宮覃霈進今封嘉平望後二日實其懸帨之旦所歷甲子蓋四百二十餘矣奉直公之捐館也諸孤縈縈侯亦歲行僅役太宜人督之力學漸不墜于先志未幾侯及伯兄季弟

皆以博雅著稱正德戊辰侯遂登甲科任臺察今方為良二千石太宜人于周氏可謂有扶微捄墮振壞為興之功而其撫立諸孤則信乎無媿於母道也侯念太宜人教育之恩無以為報矣官于留都也已迎就祿養既有山東清戎之命又援近例扶侍而歸至于東峻又取道寧親去年報守吾信又懇請以來值茲慶誕又特迓其伯兄來瑚梁郡邸捧觴介壽斯圖之繪蓋以致其歆羨之情焉且予言太宜人之壽方訓以賀之而侯乃以一觴歌[illegible]行之俟交柱君用之若文亨俞君性之[illegible]若川陶君[illegible][illegible]不可以無言

老維閩昔有蔡母曰長安郡太君虞氏以其子端明君之貴嘗就養于泉于福于杭服被冠帔之寵而養極游陸之珍壽踰九十猶少壯當時人子歆壽其親者莫不以長安君為祝諭者推原其福之備由於其德之厚謂非偶然而幸致也然予嘗考求蔡母之德亦惟曰在家孝其父母旣嫁孝其舅姑事長慈幼旣儉且勤家人宜之鄉黨化之而已是皆太宜人之所具有者在他女婦亦可以為賢矣而予考求太宜人之德則又不止於此焉盖侯之兄弟凡九人次三朝儀次六朝儀次八朝佩庶母林所出也太宜人則撫

之如已子侯有女兄三人前母贈安人林所出也太宜人則待之如已女侯有季父與奉直公同產而貧無以為生也太宜人則以世業之當分者悉推與之惟務上悅其姑太安人林之心而一無所較夫子不偏於私愛而能推之以為均一之仁財不吝於私有而能捐之以成睦家之義此在大夫士猶或難之而太宜人有焉其德之脩諸已者視蔡母不尤厚哉是以有子如侯逮其貴食其祿聰明康儉備享諸福蓋天道之公因材而篤亦非偶然而幸致也矧吾侯甚孝施于郡政慮慎平恕如古之君子足以慰悅母心

并位與祿方隆未艾侯兄弟之以博雅著者蓄久必達巍科膴仕亦將咼來太宜人之壽由此躋于蔡母而累膺 顯命之寵褒爲可必矣今之爲人子欲壽其親者得斯圖而觀之旦有感于予言又安知其不以太宜人爲祝乎

黄氏族譜序

予始與太平節推新會黄君希顔游希顔每爲予言其先本莆田人也來居新會之厓門已七世矣七世而上失其系次而又以地理隔遠莫從質究不勝水木本源之思蓋仁人孝子之不忘其所從出固如是

也頃歲希顏之從弟希仁拜龍巖令其理所去莆田既近亟使人訪求之則宋家之譜甚備自七世而上其系次皆可考焉盖晉有諱岸者從元帝渡江為桂州刺史始居於莆田之黃巷自是族屬蕃衍散處閩中或流寓他土支派甚衆其後有名如軒者生三子曰元白曰亨曰貞而元之子諱鋼在某時以宣教郎轉大理寺某官出使廣左遂定居新會則厓門始遷之祖也以厓門之譜上接黃巷之譜支分派別有條而不紊而希賢邑仲敦念本源之心於是乎始慰矣然希顏復慮後世莫知斯譜之所由合會希仁以龍巖

入覲道出吾鉛則屬之來徵予序予覲斯譜所籍黃氏傳龜襲紫代不乏材可謂盛矣而宣教之裔至於希顏希仁與其從弟休寧學諭希美又以文學競奬繼取科第如頷髭地芥爲新會衣冠之族豈其先世有積德而其委祉遺休宜如是其盛且久耶夫念前人之盛而必欲脩德以光乎前期後人之盛而必欲延德以啓乎後此仁人孝子之心必拳拳於敬宗收族而譜牒之所由作也予年十七游大學辱希顏之知最深自是相處如同氣及宦游中外久不相見則必貽書慰問未嘗少忘而希仁以其兄相愛之故每

見亦必盤桓眷戀如不忍別其昆仲厚於故舊如此則於敬宗收族尤所當厚者又豈忍流於疏薄乎君子由是知黃之世澤必延於無窮而其盛不止於今日也為歷門之子若孫盍念今日修譜之意而求以無負於前人乎

贈龔齋夏伯高序

比年以先妣余夫人舊瑩弗利體魄未安將求吉壤而遷之奔走山谷不辭險[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逆以當意者每一念之幾於廢寢忘食而不能然今春自鄰邑歸聞先人之廬墓母弟[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遊[illegible]仁闇寺墨其嗣

峦會合風氣完聚可以荌焉且以嵗時展掃為便也然而穴法之高低向坐之偏正時日之宜忌目眩心惑不能自决必待專門者决之因憶予岳翁大宰氷槃先生之荌其考妣也皆决於樂平夏嵩伯髙氏豈所謂專門者即乃遣人走數百里煩列岳敦吉訪其家請焉時維春仲雨潦載途伯髙不以勞憚携其子雲跋涉而來既至即前地裁穴立向灼有定見予心始决遂涓吉奉先靈往窆執紼會荌者皆以為伯髙之所主得山水向背之情非茍於其術者也襄事後伯髙将歸予媿無以贈之而伯髙懇以襲齋之巻丐

予一言蓋伯高號有取于下襲水土之義也中庸之所謂下襲焉者其道甚大固非青烏子之所敢附也然而刑法家之學吾儒槩有取焉其乘生氣止理有定在當因之而不容易苟昧焉而不能知或知焉而偏徇已見不能因而定之則豈不悖于其術耶伯高知襲之義可謂不悖者矣故諸公素重之而予乃今知之予嘗慕天下之名山巨鎮方將著謝公之短屐理杜甫之煙艇遠遊歷覽以驗化工融結之定理伯高能從吾遊乎而匡廬彭蠡之間倘有佳處則伯高所熟遊而先得者也其必有以語我矣於其歸序以

屬之

芝英應氏家譜序

永康應君天啓持教鐸居吾信之明年以所刻芝英家譜來徵予序予取而觀之其前為圖為傳凡六卷其附錄為墓圖為家訓為時文凡三卷大槩倣歐之法而復以已見參之其紀載可謂甚備義例可謂甚嚴而敦叙之心可謂甚切也已應本出仙居中從譜云宋季諱棐者來贅大田竇氏因家焉其後胤嗣日蕃至更名其里曰諸應尋以孝感之瑞又更芝英蓋永康望族也芝英始遷之祖其行為九二而諱闕焉

由九二府君而下世次名諱配嗣卒葬始明白可紀四傳曰德學甫讀書好禮雅與賢大夫遊其後而葬也嗣了文樹文棋屬銘於太史蘇公平仲至以完德之士稱之應氏之澤已於是乎漸大矣文樹之曾孫尚道尤以英傑聞於鄉邦嘗欲作譜而未成也晚乃屬之天啓曰吾聞有家者必重其本始而後世可延吾應之世所可知者已十有三傳族屬之繁不啻數千百指情緣服盡且有喜不慶憂不吊相視如途之人而忘其本之同出者矣譜之作其可緩乎天啓奉其親之遺訓罔敢失墜比年以内艱讀禮之暇與其

姻鄉進士趙君懋德訂而成之其或書或否或詳或畧皆著一定之論蓋圖以派分則宗之大小不至於混而無別傳以齒列則族之少長不致於紊而無序塋以圖識則雖祖之遷毀不至於樵牧弗禁如後山之所慮也一披閱之間而尊祖敬宗收族之道胥此焉在其紀載不已備乎然事必闕疑行必紀實至於婦節之勵女德之爽與為人後者之失宜與夫井為俳優去為浮屠老子之徒者皆削而不錄其義例不已嚴乎夫紀載之備所以溥親親之恩義例之嚴所以立善善之教況掌之有專責而續之有常規非苟

為目前之覲美者應氏子孫能嗣而守之勉為孝友睦婣之行則不忍以途人視其同姓死葬嫁娶必相告而不絶孤貧寒餓必相卹而不至於恝然應之族其將日益以大矣吾固謂其惇叙之心甚切而非流俗之偷薄所可望也譜學重於古至唐末已廢不講自歐蘇而後重焉六一謂譜之傳在得其人老泉又謂賢者之不盡傳由譜不立之過二說雖小若不同然其事實常相須而不可以偏廢也應之先世有隱德至天啓與其從兄高安令天錫從弟鄉進士天監耽方主事天爵始奮自科第顯用于時而譜賴以傳

謚者謂應氏有子矣然使諡法不立則雖其世次之可知者不數傳已莫知詳而況望世德之傳與世澤之久乎此天啓之所為汲汲而不敢緩也且天啓方以明倫厚俗為職而其教能自其家始予尤賢之乃推其意而為之序

留餘張先生挽詩序

德興留餘張先生旣捐館舍同郡鄉進士劉君世臣誄之同邑大方伯舒公本直銘之凡知先生者又皆作為挽歌以寓其哀慕之情而不能自已也積久成帙其子敬叔成來徵予序予讀銘與誄而考先生之

行其古之篤行君子而能自振於流俗者乎蓋先生始游邑庠以能敦尚行檢二親病躬事湯沐衣不解帶居喪柴瘠廬墓至終喪乃歸其處兄弟友愛無間言其馴鳩巢庭義犬相哺之感友人有親喪未葬而赴禮闈之試者遂與絕交憲臣行部至邑而門禁不嚴因對策諷切之其彊直不阿有人所難堪者迨其為校官也又能以師道自立始居郴郴俗婚早有喪則聚飲歌呼以娛屍境有廟黥布柳毅食焉先生皆惡之言于上官竟格其俗毀其廟無所顧卹既擢懷安懷安之士多走外郡授徒學規弛甚先生亟加禁

迺上對始諱彤服久乃悟而從之同類或干提學多備弟子員以規利先生獨否提學又先生鄉荐且待先生厚亦未嘗一動念也語曰時然而然者衆人也已然而然者君子也若先生者篤于守己恥俗之同非所謂君子歟使先生登巍躋膴得盡用其學行其志則必能回淳風佐咸治與古之名鄉材大夫頡頏下上其所立當不止此而不幸厄於數奇況于下位平生挾負百不一二試是以知先生者惜而悲之豈徒感薤露而歌聞鄰笛而賦者耶雖然人莫貴于有子有子則其緒弗絕而凡志所欲為者皆可托而傳

焉今將成能紹先生之緒文學行誼逵出儕輩之上又能潛心理數於邵氏之聲音蔡氏之律呂深造獨得有所撰述成一家言縉紳多推重之然則先生其果死乎先生諱照字明夫以懷安教諭致仕初號勿軒晚更號留餘居士亦可以見其志也

孫子要義序

金陵楊君雲鳳以丁丑甲科来知弋陽縣事念承平日久上下習為恬戲民庶野狎類以兵非急務一旦潢池報警始駭而圖之無補也乃親勸民兵肄練武事月率有常日未嘗怠廢察其材質之可教者以孫

予十三篇授之俾講習馬君於聽斷之隙又取其書
章斷而句釋之名曰要義庶讀者易知不煩於師授
之覼縷也其用心可謂勤矣予與君有埸屋之雅君
因以序為傳曰以不教民戰是謂棄之予嘗慨近世
所設民兵大率市兒之游食者也官府所以教之實
同兒戲其於坐作擊刺之法百不一二識有警用之
以盜賊鋒而餒士氣吾夫子棄民之論豈端為今日
設邪而郡縣之吏徃徃幸目前之苟安不復較事之
蹙亦孰知夏之皮冬之絺固有不容緩者乎予於是
蓋歎楊君之有志於教民其賢為不可及也論者稱

武之書文畧意深其言甚有次序而旧注汨之或失其意故曹操杜牧陳皥三家之外又有梅聖俞之注歐陽子許其可與三家並傳今楊君之說主於簡明不事繁文不務援據得非慮失其意如聖俞之所見哉兵之機權誠有書不能盡言言不能盡意者史稱武初見闔閭以勒兵之法試于王姬三令五申而再鼓之必左右前後跪起皆中規矩繩墨無敢出聲乃已其不用命者雖王之寵姬必斬以徇王雖欲救之不聽也則其法令賞罰之施于三軍者其嚴且明也又可知矣使後之治兵而約束嚴明能師武之意而

行之又豈有兒戲之譏乎武之言曰以虞待不虞者勝人曰無慮而易者必擒於人蓋兵貴於素練而慮貴於先定也故李抱真之為澤潞种世衡之在青澗皆以暇日教民習射世傳其事以為法吾意楊君之書既行不獨其所治之人通曉戰陣可以應猝制敵保障一鄉將四方之為郡縣者有慕而取法焉率為先事之慮由是轉偷惰為精明易尪羸為勇敢豈不足以折奸萌遏亂畧而共保太平之業乎楊君儒者也謹質溫恭言若不能出諸其口而顧喜談兵纚纚不窮近者逆藩之變輒以忠義自勵蒐兵給餉不憚

勞苦豈非仁者之勇歟有知君者因其能而荐進之所治愈大其補益當愈大也

送察推東美嚴公考最序

東美公為中吳名士其在序庠早以博雅為儕類所服有司試藝莫不諫為先發及其門者往往取高第以去其游南雍也楓山章先生方以耆儒宿德為大司成嚴師道不輕許可公在多士中又蒙賞識以遠大期之可謂賢矣然竟以數奇貧屈晚乃循資謁選來佐吾郡自他人處之樸中之贓或不能無[illegible][illegible]之態也而公乃[illegible][illegible]如千里之駒勒燕慕越[illegible][illegible]

有餘力焉豈非其素所蓄負固出於庸衆人萬萬耶宏以憑藉忤時中於逆藩愠于群小其不平之狀公獨深知之雖浮言鼓惑禍穽在前公持議不少變若謂處寛鋤梗其職方當爾也叔季多徇得此甚難宏之德公實可以語諸人人而無愧者公茲滿三載將上計天官宏恐人之知公未必知宏之詳且確也使宏不悉數之庸詎知操考績幽明之柄者不以常格待公亦如有司取士徒拘拘於尺度公不負㷊終身而無所控耶蓋世之能文詞者或短於剸裁善政事者或拙於藻繪公以儒飾吏實與華稱遇事迎刃綫

解未嘗執滯民有所愬為之剖分曲直咸中其情聽斷之暇大篇短章不廢吟諷雖公移吏牘亦皆粲然有文庸衆人能然否耶况治民固在於獲上而奉上或至於剝民公勤於職事受知上官諸所委任為之必盡其分即科率誅求拘於故比而勢不容已者通融節縮處之以權民與受一分之賜用是上多倚重而下無謗議庸衆人能然否也且用智者或缺於誠而負才者或傷於傲公之御衆接人不設城府不脩邊幅而襟懷坦亮禮度周旋見者莫不愛且敬之與之處者久而益孚庸衆人能然否也脫公生當數十

年之前惟其人不惟其資則超遷顯用以展布其才猷特易易耳而今也途拘格限安得不為頹駟李廣之歎耶雖然窮則变变則通通則久盖易道也公深於易者其尚安之庸詎知搽考績幽明之柄者不因予言而有感乎於是太守魯軒周公貳守石州桂公通守半窓安公勉蘅俞公合郡中大夫士各賦詩以贈公行闡予言而然之遂書以為序

武夷新志序

武夷山水之竒神剜天劃不可名狀自我文公創為櫂歌来學人人能傳誦之雖不必親歷九曲徧覩三

十六峯蓋已心目豁然脫去塵慮以為一大快事比者巡按侍御周君文翼清戎侍御周君世亨以使命滋閩之暇嘗遊茲山入五曲慨文公書院之圮且隘也偕僉憲蕭君必充謀改築之規制宏麗視舊有加仍增置祭田擇朱氏裔孫一人世主其祀郡守張君公瑞又徵文以紀其成矣僉憲君以為地因人勝茲山實文公講息之所天下後世遡淵源而動仰止者蓋將以豢嶧濂洛視之顧舊志多涉荒唐於此或輕或畧非所以明教也乃以重修之事託之太僕[illegible]言恒叔而太僕之弟恭甫乾叔復加仇校焉其闕[illegible]三

其卷五事辭傳備而其意則歸重於書院也編成將梓以傳鄒倅前儀曹姜夔賓及建安令夏以元述僉憲君之意來速予序予於是有感焉文公之在宋李志於道德特立獨行時宰惡之目為偽學黨尚希合之徒爭排擊之而不少恕予嘗見葉紹翁聞見錄所編肆其醜詆不顧得罪於名教自俗狗近狃者觀之君子雖強項特正亦何所利耶然譬之丹山碧水終古常新雖宿霾陰曀或蒙蔽于頃刻一旦天日清明纖雲盡卷其奇偉秀拔之形清泠瑩徹之躰不為少損見者無不依依然愛且戀之故宋李昴蝛聲銷迹

絕讀史者嘖齗焉唾斥焉不遺餘燄而文公之道煥然大明日中天而水行地也即其偶經暫寓之地巖泉草木猶有光寵而況於基構藏脩如茲山之重者乎而侍御及僉憲君宗崇興復之舉宜不忍緩而茲志之重脩又甚有補焉庸其故華掛名編端予不敢讓也予家去茲山僅數舍累欲襆被往遊以償夙願而不果近歲蒙恩得歸莆陽見素林翁嘗有同遊之約而又以時忤跡禁辭焉今幸吾鄉之逆魁伏法無恙顧慮可以往矣而況有僉憲君為地主白飯青芻詎不為慚也酌寒洞采澗毛遂當釋奠於隱屏之麓予

昃尋文公所據盤石與幽人逸士對飲名酒取樂賦
而歌之志中佳勝將不盡為予有乎

壽太守杜公世美七十序

太守杜公世美吾鉛邑俟望之之尊府以成化丁酉順天鄉薦屢上春官弗利弘治癸丑始選補文登令遭外艱改知夏邑兩地三考遂荷褒勅擢辰州通守未三載用薦擢陳州守以忤鎮守改知隆慶州公樂京師將歸老焉乃陳情歎得京朝官以圖報塞詔可之既歸高卧不出日與鄉閭耆舊怡情觴詠一不以世累嬰懷識者謂公福未艾蓋公之才足以有為而

弗究於用公之年猶未及衰而遽以謝事請焉讓而未
滿蒼蒼者自將相之有弗昌其後而來其所享者乎
旣而吾侯以正德丙子領薦明年遂登甲科果酬公
志而公之視听步趨聰明强健視初歸時無大遠也
侯至吾鉛勵氷蘗之操膏枯醒暍之惠日洽于民逆
府之変能首率義旅擊樺西向助平大難于是賢聲
騰播上下浩然歸重其殆得于治縣之譜乎公未究
之才于是乎卒用于時矣歲之六月十有二日為公
七十初度之辰侯敬北歸偕其兄民章率諸子德隆
等稱觴膝下而拘于職守莫之遂也則以情告于宏

欲一言以為公壽侯能繼公之志而貽之令名所以壽之者至矣何俟于予言之贅耶況侯之所以治鉛實惟奉公之教耳飲者必源之謝吾意吾鉛之人旦夕祝天以祈公之壽者多矣又豈待侯之私祝耶詩曰豈弟君子民之父母蓋吾鉛之人以父母視侯則宜以太父母視公推愛侯之意以及于公亦猶壽公之心宜無所不至也宏自度無以壽公體一念之孝惟欲率鉛人持盂水獻諸壽筵而已然京師遠數千里外猝不可至幸侯不鄙予言而有託焉得藉是以達鉛人之愛公之意公聞其子之操存如是治績如

是得民如是有不欣然而一唉者乎鉛實彈丸豈能
久淹驥足佚旦夕且補臺諫施其澤于四方公之志
將日益以慰顯揚褒大之命將日益以隆惟公之德
之盛實足以凝成之而無愧也

瀛州奇處録序

茲録詩文若干卷乃先師禮部右侍郎補菴先生費
公之所自録也公仲子貴溪司訓衡刻而傳之謂宏
不可無序宏賴公陶鑄而成其恩與生我者寺愧荒
陋無能為役耳于序安敢辭宏嘗聞公之教以為文
貴有用古之所謂不朽必先立德而功次之言又次

之故公自為士時已勵飭行檢崇實學慎於隱微未嘗苟且溫然良玉之無瑕也而人見公之德器顒顒昂昂特達珪璋之表亦莫不以公輔期之至於文詞詩賦或謂之小技餘事何足以觀公之大者哉第國家以館閣儲材將需其成而大用之處其地者無辰酉之勞無米鹽之責得因其暇日雍容藻繢以敘幽懷而名人魁士氣豪才贍無所於發又不得不托之乎著述故歆觀其人之忠佞材鄙亦往往于是焉得之或謂即末而探其本可十七八蓋未為無見也宏竊觀公所為文雖出於一時應俗之作而其論必本

于仁義道德其意必主於箴規風勸庶幾人皆忠孝
謙讓有士君子之行而斯世斯民藉吾儕軫援牖導
共享夫熙皥之休然後于公之心為無歉蓋不徒以
藻績工者也非所養之正其能然乎昔眉山蘇文忠
公號為文章大家顧獨好觀賈誼陸贄之書其言類
多及于時事至于人之情僞政之便不便必反覆推
究奧有所感悟裨益而不為無用之空言公殆慕文
忠而師其意歟公之官大學也尊嚴師道久而益孚
晚侍講幄日乾夕惕實有古名賢積誠悟主之志惜
天奪公速其經綸之業未及大展故功緒所就猶若

有遺恨焉然私評公議追論名德殆無貶辭于此可以觀公之大者矣司訓君勤學勵行思世其家而厄于數奇晚始筮仕地寒祿薄日用僅僅自足而乃能晋意于此汲汲焉惟恐其先人之言行泯没無傳是亦可謂孝矣公所著尚多司訓君力未能盡刻之而此則公在翰林為史編時所錄故題曰瀛洲奇慶錄云

慶少傅兼太子太傅戶部尚書謹身殿大學士敬所蔣公壽詩序

二月十有二日為少傅兼太子太傅戶部尚書謹身

殿大學士敬所蔣公初度之辰而公之年于是六十矣少師石齋楊公少保礪菴毛公倡詩以為公壽館閣諸君從而和者凡若干人而屬宏為序宏嘗讀詩至南山有臺見其所以祝頌乎君子者一則曰樂只君子邦家之基二則曰樂只君子邦家之光一則曰樂只君子遐不眉壽二則曰樂只君子遐不黃耇何其詞意之諄複而綢繆如此耶盖所謂君子者其存心之正大持己之端嚴節操之堅貞謀慮之深遠必有以遠過于流俗而裨益于當時時論之所推尊人心之所屬望稱頌祝願自有不容已者而國家之輕

宰天下之安危實于是乎繫焉故周之盛時以無怠
[illegible]爲要務及其衰也則有罔或耆壽俊在厥服之
[illegible]是觀之詩人之於君子從而祝之豈徒然哉少
傅公童年發解于鄉已裒然爲舉首及游大學屢魁
季試名隱然動四方既登甲科入翰林涵養造就純
厚淵博史局之編纂經筵之啓沃春宮之輔導茂脩
職業譽望藹蔚人固以公輔期之出佐天曹銓綜甄
別一付之公議而不以己意與焉入掌帝制尋執事
樞代言輔德夙夜匪懈嘗扈從　武宗巡狩而南也
孤立于權倖朋比之間潛消默奪多所旋斡其大者

如諫沮留都郊祀之舉援攝典禮詞嚴義正尤人所
難及者至于號弓之日國統岌岌未有所屬公與石
齋公礪菴公恊議定策翊戴天子入正大位釐革宿
獘剪除奸宄進用忠良宣布德澤為邦家立大平之
基樹勲業于一時垂聲光于百代亦何愧于詩之所
謂君子耶惟天純佑命我國家保乂之功固有賴于
格之壽矧　聖明建極方斂福以敷錫于民股肱
膂之地所宜首被焉者公之德足以荷天休稱上
旨所謂眉壽所謂黃耇蓋有無煩于祝頌者矣然吾
儕于公有同道相益同心共濟之義其在今日則奉

之彙䄂徒之朋来欣幸書賀烏能已于言乎此二公與諸君倡和以為公壽之意也宏輙僭書以為群玉之介

壽夏母匡大宜人序

昔范忠宣之母嘗以其父劬書之迹示忠宣故忠宣卒為名臣而無愧於先憂後樂之教劉元城之母嘗語元城汝父欲為諫官而弗得汝幸居此地當捐軀以報國恩故元城明目張膽直言不諱遂以殿虎名于時夫母道類坤坤承乾以韞養衆子六三所謂無成而代有終者也故自古賢士大夫得一淑配焉以

為之相則平居儆戒相成既可以慎於進脩免於悔吝而世德之延家聲之紹皆有賴焉此家有賢母足以為子孫之慶而其慈訓之可傳者必載之史冊播之後世使人誦之不衰若夏母匡太宜人之於其子殆亦聞范劉二母之風而興起者乎太宜人為臨清守象峯夏公之配從公寓京師數十年公早知勵學不以家務經心攻苦食淡一意講習起寒畯為名進士出倅大郡擢知蘄州不以脂膏自潤不以盤錯自沮用鷹能為良有司由太宜人志同德協以勤儉相之於內也公既捐館舍二子曰言公謹曰行公敏皆

未成大宜人以相其夫者勗其子未裁公謚因公之
遺業而充拓之頹脫魁奮蹶登甲第文學志行甚為
儕輩所推服茲處諫垣值　聖明嗣極更新治化六
詳奏詔旨釐正弍弁畫剔冗蠹圻內民莊與皇莊及
貴戚田土淆雜而相侵者悉為正其經界杜其爭端
諸所論列精切獘源詞鋒凜凜知有是非不知有利
害士論浩然歸之公斂滸太學亦有志進取期不墜
公之業公可謂有子矣太宜人可謂能代公而有終
矣以太宜人之德之懿其與象峯公偕老而貴也則
宜然事乃大繆視顏考祥者惑焉今就養京師食子

之祿近以　尊號覃恩錫誥進封從公舊秩知者乃嘆太宜人晚福之備以為天必久而後定也矧　天子方以孝治天下忠勵群臣公謹銳于報恩篤于眷志職修而譽日著如徤者朴樕必詣其極寵渥之及于太宜人者未艾也太宜人年方指使齒髮猶壯有子能順其志大其家由此躋遐齡享全盛豈非理之所有者乎孟秋望後三日為太宜人初度之辰翟冠霞帔輝映門閭公謹兄弟拆觴戲綵婆娑怡愉太宜人樂之諫垣諸君莫不為之賛喜以予與公謹有連來徵言賀之予乃太宜人之賢於教子而逮其成也

嘉公謹之善于事親而養其志也重諸君之善于忘
諠而推及其母也於是乎書

送州佐余君國信之蓬序

仕欲及時又貴於不擇地而安及時而仕則精力足
以奔趨智慮足以酬應不以歲暮日斜而忘奮勵之
念不擇地而安則視外如內視遐如迩惟其處而樂
於從事不以遠客孤寓而懷苟且之心士之志於用
世者大抵然也今制士之由國學而登仕版者必着
千年乃得仕其處之率在中州或未及當遷之期而
願仕者則往往以嶺海邊徼之區處之自世俗而觀

類以為衰老貧窶苟於一得乃姑就是而無所擇焉夫苟景迫桑榆而絕榮進之望家無儋石而為祿養之圖則固有然者矣彼年甫強仕富能自給可以少待而亦汲汲焉其心速仕詎非吾所謂仕欲及時者耶不擇地而安者耶上饒余君國信為宋參知政事端堯瑯之裔幼警敏其先君嵩山游邑庠治經為進士不已先少保五峯府君為予女弟相攸得國信甚愛之既而試于鄉屢進屢黜乃補例入太學交天下士聞見益博其于人情世故亦皆明習頃謁選于銓曹次猶未及國信慨然曰吾年視強仕過矣不忍令

行矣將奚待耶請于天官卿皆群試居優等于是往
判遂州遂在蜀西南自京師而往道餘萬里自吾信
而往亦數千里畧計其所經歷沿鄱湖溯江漢犯瞿
塘灩澦之險乃得達焉可謂遠矣而國信治行李訊
程途乘風破浪了無難色其志一何壯也國信將行
復徵予一言為贈予曰今之用人者似若以遠為輕
而古之論治者則尤以遠為重以遠為重者深憂夫
州縣之吏或戕民黷貨或庸陋巽耎以為民病而欲
擇廉且能者以安之蓋即蜀人為蜀計而發也國信
以鼎盛之年有用世之志而宦於其地予度其必將

以廉能自持固不忍黷貨以戕民亦豈耳為庸陋異
耎之歸耶雖然持其志欲定副其志欲勤請以行喻
蜀道號為登天不易至也國信志欲往焉登舟戒行
不怠以止未有不至者也則其志為良吏欲廉欲能
亦在乎不怠以止耳使國信佐滏有成績蓬之人歌
之頌之則國信之乘時遠仕與庸衆人苟於一時者
不同萬山翁之所以教子與先少保之所以擇婿皆
可無恨豈非予之所深望於國信哉國信作而謝曰
謹受教予乃書以贈之

宜春髙氏族譜序

宜春之有高氏相傳自潭州都督長史德雲蓋淮南
節度使駢之孫南平郡王崇文之玄孫也初由宜春
徙吉之歸仙歸仙族蕃屢徙其世系無譜可考元季
兵起有諱彬字用詢者攜其子子隆自安福之篁橋
復徙宜春常稱為歸仙後實今中丞公德滋之高曾
祖也用詢之徙與其中表弟劉益偕國初各占籍為
編戶既而益子以文無子子子隆之次子元亨生仕
賢及連江丞仕忠若子孫皆從劉姓蓋百二十余年
于此矣中丞公乃連江次子薦書仕版因之懼久而
昧其本源也頃者疏請復高姓于朝會覃恩有詔贈

連江上元及亭官皆中丞而鸞誥之書亦復其始中丞公遂用歐陽氏之法創為宜春高氏譜而斷自用詢甫為一世由用詢甫而下得七世盖子隆之季子曰仲芳氏者其子若孫之傳序皆在焉予忝辱公知公之子鄉貢士祉間述公意欲予序其故予不能辭夫譜之繫于家者大矣推本始則知祖之當尊序繼承則知宗之當敬廣恩愛則知族之當收聯疎為親合異為同長仁厚之風成禮讓之俗率于是乎在宜中丞公之汲汲焉而不敢後也中丞公由甲科歷令守方岳以至九卿存諸己有清修之德施于民有惠

愛之啟著于時有匡濟之功既老而休又能以行誼
範其鄉邦詩書成其子姓乃享眉壽為耆英卒荷顯
崇褒大之命以乃祖乃父遺休委祉之光固足以髙
氏之宗而大其族矣然必著為兹譜以篤水木本源
之念庶幾培植固而枝葉敷源濬深而泌遠達仁人
孝子之用心固是其厚耶鄉貢士又為予言公于劉
氏祠墓之祭期世守之曰吾先人嘗食其德不可忘
也于是益見公所存之厚繼公而興以為譜重者其
可量哉其可量哉公名琥德滋字也其才畧用之未
究鄉貢士博學能文而謙慎循雅蓋遠到之器將遂

繼公而興矣

石齋集後序

石齋集為詩若干卷文若干卷少師石齋先生楊公之所著也公早慧絶倫人以李泌晏殊擬之而又好古博雅力追作者初踐禁垣聲名已軋儕輩周旋館閣歷事四朝史局之編删經幄之啓沃密勿之敷奏譔述所以紀聖政格君心代王言斷國論發舒人文贊襄治化皆傑然大手筆然藏之秘府施于廊廟天下之人蓋有陰受其賜而不知或想聞其聲光而莫能窺其運用之妙矧今此集所具特其平生酬應之

作耳予受而讀之其詞清新而俊麗其氣温厚而和平其體裁謹嚴而莊重如春日遊洛陽之園奇葩異卉呈露天巧而光艷奪目令人應接不暇如雅樂在懸金石交奏而律呂諧協聽者神怡心醉自然忘疲如入明堂清廟覩其基址之宏闊位置之整齊礱斵之緻密而後知工師意匠之經營自異于尋常也豈非所謂天將和其聲而使鳴國家之盛者乎自古國家盛時必有偉人鍾間稟以其精英果銳之氣發為言論事功或以華國或以濟時卓卓乎其不可及斯二者得一焉已為難矣故曹劉之事業姚宋之篇章鮮

恨其不能兩盛也而公則兼之正德初公起處台鼎
十四五年之中奸佞繼起擅權亂法國勢岌岌手隨
事匡救竭忠持正義所不可未嘗苟徇而異行譎守
惟社稷之利不事危激以釣一時之名故往往有所調
幹上下皆倚公為重雖穆駿叩蹕京師晏然海內無
虞既而國統中絕人心危疑公偕同列首定大策奉
迎　真主入正　宸極以安宗社時朝政無所稟承
者閱月公備悉防微慮無遺奠逆彬方統禁兵勢如
驕虎變在旦夕公又亟請於　昭聖慈壽皇太后以
懿旨俄頃擒之中外相慶幸不死亂兵之下史稱韓

巍公不動聲色而措天下於泰山之安公亦豈多讓
耶登極之詔草由公視十余年之宿蠹大奸掃除殆
盡而于忠貞之褒奬賢哲之薦進德澤之推廣纖悉
脩具至鑾輦冗濫歲省太倉之粟百四十余萬石所
以感人心延國脉陸宣公奉天一制蓋不獨能下武
夫悍卒之泣而已也新政之初公于大政事大禮典
必揆之以道權之以中惟恐衮職有一毫之闕譬之
於室向也上下两旁風雨將傾懼壓左支右拄得免
凌震之難非公誰賴焉今則撤而新之棟隆宇飭大
厦沉沉凡在帡幪之下者悠然順適相忘于無事之

境殆有莫知其所自者矣寃公之所以樹立將與古名臣埒而其文章之盛又如此非天畀之全豈能然耶非公所志者遠所存者正所養者至深且厚亦豈能躋登茲邪公諸子皆遠器可世其家而太史用修趾美詞林掉鞅摩壘綽有餘裕蘇家父子恐不得專譽于蜀矣宏筮仕即受公知既與事樞深以得附大君子為幸中遭讒沮分棄林壑泰運彙征復叨陪輔之末蓋從公者久竊窺公之襟宇公平正大昧暢洞達所謂詭異頗僻覈深險怪心誠惡之故其發之於文與其為人類焉宏非知文者辱公不棄幸掛名集

後以永其傳也於是乎贅

士齋詩集後序

士齋姓鄒氏為贈翰林編修國子丞耒軒濮公之配以其子編修和仲貴孺人少聰慧其父贈御史郡博益齋先生教之列女傳諸書速解冥契而又博覽子史以含咀其菁華形諸吟詠隨事摹寫和平莊重見者無不奇之以為是無愧于賦言之士矣因以士齋稱之然孺人雖自愛重未嘗苟作惟耒軒公及和仲之嘗所往來厚善有托而求者乃時作一篇應之其稿亦多棄不錄宏其子婿也自贈寄之外未嘗有見

焉間以為請則曰筆札非吾職也是特纂組之彌文
烹飪之余味耳何足以傳諸人人耶比者太平守傅
侯希準奉其母太夫人就養郡齋以東山愛日十題
懇孺人賦之侯以為能寫其純孝之誠作而嘆曰郡
有班姑謝娘可使之泯沒而無傳耶從其諸孫太學
生訓得稿閱之為繡諸梓而以序屬宏宏嘗評孺人
之作文綵絢爛若機錦之初剪意味雋永若鼎和之
既調而其音韻鏗鏘又若雜佩之交振蓋舉女德婦
功之懿而發之於華牋綵翰之間使其服章縫厠縉
紳固足以掉鞅文苑為天下奇男子也而乃深處中

閩美不外見其胸臆之奇蓋有無因而盡吐者昔歐陽子序謝氏希孟之詩而歎其不幸為女子莫能章顯於世由孺人觀之豈不信哉雖然韞石之玉其氣為虹埋嶽之劍其光射斗物之奇者亦豈能閟且匿之今茲集得傳後而不終於泯沒不可不謂之幸焉耳矣孺人初來軒公育材校藝各稱厥任所至輒有賢譽厲和仲以學始於髫齔遂以魁多士蜚英詞林其持身理家咸中禦則誠女之有士行者士齋之稱又不但以其詩也詩曰惟其有之是以似之宏於茲集亦云

壽封吏部右侍郎菊莊温公詩序

菊莊温公初為河南叅議會其子民懷趾美甲科以博雅簡入翰林遂既請歸蜀徜徉林泉而享有閒適之樂者十二三年于此矣今　天子詔統御極民懷日執經史出入於旃厦深嚴之地既而由學士遷少宰仍與講筵且數月援保相劉文和公故事請以今秩貤公　上方用孝理天下又念少宰朝夕啓沃之勤既朝上而俞旨夕下盖異數也少宰函五花之誥三品之服西向百拜授使者走萬里歸獻紆公于時年已八十九月十一日實其初度之辰恩命及門壽筵

方啓賀者駢集閭巷聚觀以時則籬菊初吐有陶徑之秋香以地則浣花可飲有南陽之茸味公以朱顏華髮服宮錦繫重金對芳叢酌醇釀與客相屬悠然自適人望之宛如神仙中人何其樂哉顧少宰廑于官守不得遂其稱觴戲綵之願有拳拳焉而不能已者爰即寮友徵詩歌聯為巨軸將寓歸以致其祝慶之情而來屬予為之序夫人之所深願者有身焉欲其老而且健也有子焉欲其賢而且貴也茲二者皆出於天不可以必得亦不可以兼得然易示積善書稱斂福在吾人亦豈無感通召集之機而遂以天為

難必邪公以名進士敭歷中外在郎署持正守法有老成之譽在藩垣撫民馭吏有豈弟之政畺資校望待以歲月且長方岳且入臺省皆囊中物也而乃韞材美於志頤得行之日畜精神於鬒髮未變之時譬之窖室之爐深山之木有久溫而常茂之理則其康寧豐鑠蓋亦自有以致之而未可盡諉之或然之數矣况公於捕盜之舉不忍殺非辜以追督責殆與王晉公以百口保符彥卿之意同則其名與位雖未通顯而未究之業未食之祿實將持左券於少宰乎取償焉當大耋而受榮貤夫豈偶然之故哉且公聰明

不拘興會所到輒覓紙豪吟與騷人墨客爭奇鬭健少壯者或不能及將來之業猶未可量況少宰又方以忠愛結主知以經綸負時望崇階華秩推及於親闈者不可以一二計昔老叟秉鈞省華無恙蓋蜀中故事而文和之父竟封保相少宰援以請焉豈非其先兆歟茲舉也蓋以啟賀公之端於是乎序

具慶榮封詩序

聖天子踐阼以來日御經幄孜孜以講學為事蓋即古帝王遜志緝熙之盛節也故一時勸講之臣豪荷恩寵往往出於常格先是侍讀學士溫君天懷用薦

進吏部右侍郎爲其父菊莊先生豫請封典既有詔
與之比者侍講學士董君文玉以史勞進詹事府兼
翰林院學士又具疏言臣幸賜就廂屢與溫某同而
臣之父視其父加老臣母亦漸迫老齡其應得封典
乞如溫某例先期與之臣徼
陛下之寵得慰臣
父母於生存爲幸多矣上復詔與之如例於是文玉
之父順菴公由中憲大夫進封三品如文玉之官其
母姜恭人則進淑人問公之年蓋已八十有三而淑
人亦七十有六矣談者以爲人莫難於有子有子矣
必能遂其榮有能遂其榮者未必伉儷之偕老也

令公與淑人有文至爲之子早以奇才博學魁多士
列爵甲科華法從而又並躋壽域與受封誥福如此
其盛豈人間所易得耶是以爲公與淑人賀或曰
公以名進士知縣有惠政其去也縣人思之至俎豆
公於名宦之間及衣繡冠豸按行郡國持憲體棘棘
弗徇中臺稱才御史必首公其後擢知滇郡所理雜
氓若獠公鋤梗植弱各得其宜諸夷之構亂者諭以
逆順無弗帖帖實古之良二千石也而乃竟坐前在
言路以抗直爲柱所忌會內宮災變誤而中之遂罷
郡以去自人衆勝天者觀之公宜通而塞雖賢亦安

所利然未食之報卒酬以予若分所當得而不容已者淑人素以勤儉成公之德今亦偕榮而胥樂焉夫固知天定之終勝也是足以為公與淑人頌既又相率為詩以致其賀且頌之情文玉聯為巨軸來屬予序夫賀徵諸福頌本諸德固皆為公喜且幸之心予竊度公之喜且幸殆不止於是也公志大而才高方其被讒而歸也年僅五十有三才與志用而未究爵而未逐江湖之憂畎畝之思蓋有惓惓而未擇者茲文王遭際聖明以丕其得諸進藝甯從容獻納輔養君德天子方念其勤勞而推恩以及其父母蓋必有味

乎其言而契乎其心者啓沃之功贊襄之澤且將被於天下矣若然則公之未究者文玉能為公究之而公之志於是乎可遂茲非公之所謂喜且幸者乎予伯父少參公之成進士也與公同年今予又與文玉同館閣契誼之厚將世講焉故推公之心以廣賀且頌者之意文玉負稚望方進未已其所以增公之重固將有大於此者也

送大司寇清溪趙公序

清溪趙公以今 上即位之初由大理卿擢刑部尚書而南越二年復來視北部之篆筋力強健聰明不

褒練達憲典恪共厥職談者以為耆壽俊在厥服固邦家之盛之祥也而公以年既及浩然有東歸之志所親或留止之公曰七十曰老老而不知足古有鍾鳴漏盡夜行不休之譏吾歸矣庶幾免於是焉又何求乎乃入疏以請請甚堅 上允之荅以溫詔若曰掌邦禁持法公平朕倚任方切而何為遽以老請詞若是其懇懇邪朕重違卿志其聽卿乘傳即安於鄉又賜之璽書曲加慰勞諭有司給之月廩歲隸皆逾恆品蓋近日去國大臣所被恩典鮮有如公之倫者大夫士以嘆公之遭際為不可及矣公將行嘉其

知止又親製五言古體賜之奎章宸翰增重顏色藏之于家子孫將世世寶而傳焉是豈惟近代所無雖求之古昔亦不多見何其榮且幸也公自釋褐以來敭歷中外四十年于此矣其尹縣則為廉吏入臺則為才御史守郡則為良二千石歷方岳則為賢監司及擢中丞奉命北巡則以救荒興水利有功於井肅按行東南則以清理塩法問民疾苦有功于浙於閩蓋才因事見期于有濟與世之矯飭以為名高者不同比在秋曹處當奏讞惟其情一私不狥大奸之抵罪者有所挾衆莫敢斷公據法當以死或危之公曰

吾上知國法下持公論禍福非所計也賴天子聖明卒如公擬由此觀之公當危疑之際視法就已如鴻毛脫使不幸以直道忤時而去度公之心亦必無毫髮遺恨况超然高舉享有榮名如此則公之自樂當何如哉宏舉進士與公為同年於公之歸不能無晨星落落之感然觀公之所以自處則未嘗不服其決而羨其高也夫壯而仕老而休功成名遂而退夫人能知之能言之然有其言者非難而有其心者為難有其心者非難而有其決者為難盖聲利溺人甚於旨酒嗜其味忘其醉往往至於吐茵濡首則以昧於

止足之幾而不能自決之故也故子房之辟穀廣德之懸車史皆書之以為美談至於二疏之相隨出關好事者則又圖畫其事以昭示於人人之耳目豈非以知止勇退之難其人耶公蓋所謂其人汗竹之傳述丹青之摹寫可以無愧焉耳矣公同署左丞劉公咸粟右丞王公景昭亦服公之決而美其高者謀於宏欲有所贈宏於誼不可讓也于是乎書

鑒古韻語序

今上以天挺之資膺眷命御宸極其志將追古帝王而興之齊自改元以来日御經幄留神古典既取阜

陶伊尹周公之謨訓親加註釋以為書之三要又欲擇其大經大法作為詩章萬幾之暇以寫玩而自適焉是豈徒稽古右文姑為粉澤之具邪蓋將因其言求其心味其理由是措之躬行施之政事庶幾天下生民復蒙至治之澤必如唐虞三代之隆而後已也翰林編修筆亭孫君貞甫自陶唐以至勝國可為勸戒者幾六十人人為五言律一首以述其賢否之槩而復以數語斷之繕寫成帙獻之 上覽而嘉之若曰諸詩皆有關於治亂得失之故以為朕鑒非徒作也其賜名鑒古韻語於是聞者莫不誦之虛襟听納

以圖新功且賜之寶幣及尊酒羊粧以嘉勞之公同郡之仕于朝者乃來徵予言以為公賀夫世之君子其議論足以揚搉古今其設施足以康濟民物往往皆有用之材也然而見之于用或不能將之以誠則謀其國未必如謀其家視天下之利病未必如視其身之利病者多矣予每與西峯言見其為國惜費雖一錢不欲妄損為民節力雖一匠不忍無故而勞之其庶乎古之大臣鞠恭盡瘁憂國如家者乎其所謂以誠而用其才者乎盡公之用恐不特優於一官然唐虞之世伯夷不敢與知樂夔不敢與知禮稷契皐

陶皆專治教養刑獄之事亦惟任之久而責其成焉耳使工部常得公而人其於天下豈小補哉予將用是為天下賀蓋公天下之人物而非徒可以為鄉郡之光也

送大埔縣令方君懿卿序

上用廣東守臣議以潮之揭陽邑大地廣析為大埔特設令以分理之吏部以為縣治初立非其人不可輕畀選于衆屬之吾鉛分教方君懿卿方應山西之聘典文衡將遂上春官就試聞命而反或惜之曰君嘗魁廣西鄉試遂于學其文詣蔚擬甲第宜無難者

耦一骳俯從乙榜而其志未已也今茲再奮持滿而發期得儁以償夙願而秉國者乃循常比而小用之亦獨何哉君未必無介然於懷也又有為君喜者則曰君之為師儒也雖以好修善誘信于上下然橫經倚席徒事筆硯即有經濟之略無所用今用之一邑利可興弊可革環百里之民將被其膏澤而父母仰之君之心其不有以自慰矣乎或持是二說以質于予予曰遭之順逆存乎時處之崇卑存乎命戢之稱否存乎才功之成就存乎志以懿卿之才之美而不得雄飛遠騁以直遂其所欲蓋制於命而因乎時耳

然冲霄之翮不終於枳棘驤雲之足不終於鹽輻懿
鄉萬里在前可遠可大一時之得失顯晦何足以芥
蔕於其中耶夫令之為位雖不甚崇而上下之責萃
於我乎萃焉一德意之須而不能下究令之責也一
究聲之籲而不能上達令之責也是其職亦豈易稱
哉故非有才者弗稱况新設之邑百廢未興衆心未
一歉其秩然而舉帖然而從則尤難矣惟懿鄉之才
足以有為而志又甚壯故用人者擇而使之懿鄉能
不擇官而仕不擇地而安以其平生之所蓄負試之
大埔惟職之求稱焉民志日孚賢聲日著郎臺監察

可以傾拾仰取其與甲科之所就又何異乎懿鄉之仲父鶴峯公與予同為丁未進士其筮仕嘗令宣城宣城號難治鶴峯以廉能馳譽用薦入臺歷陞憲副大參乃請老以去懿鄉之學實出於鶴峯於其治縣之譜蓋嘗有槩於其心矣朞歲以往有以循良聞於嶺海之間而可備臺省之選者非懿鄉其誰歟懿鄉將別其僚友廖君必周蒲君惟馨及諸生劉璣輩來謁贈言予於懿鄉有世講之誼不容已也遂書得或人所質者以貽之

賀太中丞陽明王公討逆成功序

古之君子能為國家弭非常之變立非常之功勳之
與夫著之竹帛垂之百世而不朽者豈特其才智大
過於人而不可及哉惟其天資高明器局宏遠而學
術之正又超出乎流俗以故纎徃圖回卓有定見雖
當事變動勦衆志惶惑之際忠義奮發弗以成敗利
鈍芥蔕于其中而天之所佑人之所助圖於是乎在
宜其所立之奇偉卓絶非常人所能及茲所謂傑出
之材而世不可多得也大中丞陽明王公學究大示
體兼衆器早以忠直負天下之望方逆瑾之擅權也
疏陳時弊言極剴切并受擯斥處遠惡而不辭頓天

丁聖明旋復召用惟其所在必竭誠圖報而委任亦自盡以隆宏㫖謂其操存正大可擬諸葛亮范仲淹言議包遠可擬賈誼陸贄蓋古之君子可當大事而不負其所學者至於分閫授鉞運籌制勝則又趙充國裴度之流而吾儕咸自嘆以為弗及也頃緣閩卒弗靖特命公往正厥罪公自南贛而東六月既望至豐城聞逆藩之變作矣時江右撫巡方岳諸官或戕或執列郡無所稟承賊衆號數十萬舟楫蔽江聲言欲犯留都且分兵北上而萬里告急又不可遽達于九重公慨然嘆曰事有急於 君父之難者乎賊順流

東下我苟不為牽制之圖沿江諸郡萬有一失焉旬
月之間必且動搖京輔如此則勝負之算未有所歸
此誠天下安危之大機義不可捨之而去也遂徇太
守伍君文定之請暫駐吉安以鎮撫其軍民且禮至
鄉宦王公與時劉公時讓鄒公謙之王君宜學張君
汝立李君子庸輩與之籌畫區處宜待釁而動會侍御
謝君士潔伍君汝珎以使歸自兩廣皆銳意勤王乃
相與移檄遠近號召義勇期必成討賊之績旬浹贛
守邢君珣袁守徐君璉臨江守戴君德孺瑞州通判
胡君堯元率僚屬給以其兵至矣又旬浹則撫州守

陳君槐信州守周君朝佐饒州守林君城建昌守曾君璵率僚屬又各以其兵至矣時賊已破南康陷九江方圍安慶其東侵之焰甚熾公議先取其巢然後引兵追躡使之退無所據而進不得前庶幾其氣自沮而殄滅為易七月望日集旁郡先至之兵會于樟樹越五日辛亥進克省城賊遂解安慶之圍率兵歸援公曰吾固料賊且歸歸則成擒必矣衆方洶懼公設方畧督伍守等嚴兵待之又分遣撫建饒信之兵往復南康九江以成犄角之勢乙卯敗之于樵舍丙辰與戰復大敗之丁巳用火攻之策遂擒首惡逆黨

若干前後俘斬無筭其紀諸功載者實一萬一千有奇首惡纍縶入城軍民聚觀感泣嘆聲動地皆曰天賜公活吾一方萬姓之命微公吾其如何其君子則曰惟天純佑我國家實生公以撥其變茲惟宗社之慶獨一方云乎哉蓋此賊之惡百倍淮南其睥睨神器已非一日中外之人皆刦於積威恐其隙中而莫之敢發其稱兵而起也吾黨之庸懦類佐吾朱驕如者猶以為十事九成四方智勇郎有功名之念歆與一決而竊計利害避嫌觀望者又十人而九也公出于危疑首倡義旅知有國之當狥而不知功利之可

知亂賊之當誅而不知身家之可慮師以順動豪傑響應甫旬月而大難遂平不啻如摧枯振落非忠誠一念上下孚格其成功能如是之神速耶傳曰為人臣而不通春秋之義者遭變事而不知權則以今日之所處觀之語分地則無專責語奉使則有成命而忘身赴義不恤其他雖其資稟器局向與人殊然非學有定力達于權變亦未必能如此其勇也宏昔忝詞林嘗從公之尊翁太宰龍山先生後因辱公知最深自愧局量未弘動與時忤逆賊再請護衛尊都其賂遺而力沮之或以為賊兄弟之歸及歸而憂愛

群兇之侮皆出於其陰中也勤王之舉未及荷戈前驅有遺恨焉故公之英聲茂實震耀鏗轟雖無俟於區區之贊頌然不世之仇賴公一旦除之則其欣幸宜百倍於他人烏能已於言耶故具論公之樹立可方駕古之爲子者以為天下賀而亦因以致吾私焉

奉賀提督贊[illegible]機密軍務大內相守菴張公

獻凱還朝序

皇上臨御既久益明習國家事爰舉虞周之典巡侯甸四征不廷於是聖武昭布諸藩臣庶莫不欣欣然遠望旄頭之麾而以剩見為幸也會江西宗室宸濠

元肆書謀為不軌兵號四十萬焚掠沿江鄰縣攻
畿輔直指留都駸駸北犯　上聞變怒告諭廷臣
將親統六師以討平之御用監太監守菴張公奉璽
書叅密謀督務偕御馬監太監張公安邊伯朱公
左都督朱公率前鋒來擣逆巢惟守菴公嘗佐贊廟
謨封寘鐇誅逆瑾平燕齊楚蜀諸大盜天下想望其
威名久矣而况天子自將師以順動勢如破竹先聲
所震人心翕然一時封疆之臣幸脫于虎吻者罔不
爭先敵愾思效執訊獲醜以待俘獻元惡無所逃罪
遂尔成擒守菴公仰覩淵衷以伐罪弔民為急謂逆

賊雖平而一方之民與吏呻唫者猶不能無來蘇之望汙染者猶不能無濫及之憂也乃蕉程來蒞洪都敷布德意以慰安衆志庶幾遺毒餘烈一旦悉除其同事諸公與公協心罔有猜閒遠邇孚感人用大寧上自是脫然無南顧之憂遂議回鑾北歸盍脩內治公亦且獻凱而還朝矣左參政徐君璉偕其僚邢君珣周君文光按察使伍君文定偕其僚陳君槐謝君豸皆德公甚而謀所以報之契公志於不朽雅好文辭餘不足以為贈也為專使責宏言欲以頌公之德之盛已而巡撫[illegible][illegible]伯安又特貽書來致其拳拳

之意焉宏惟公之功在社稷澤在生民夫人能知之能行之又何俟於宏之縷縷耶然其一念體國之忠艱險糾紛之際而嘗有從容替畫之妙委曲將順之內而嘗有匡維旋斡之力天下實有陰受公賜而未能盡知者茲行也戡定禍亂而不必功出於已翊戴聖躬而不使過歸於上節省財力而不欲擾及于民扶持善類而不忍罪坐于無辜其誠足以結主知其公足以萃群渙其勇足以作士氣其嚴足以正師律其仁足以廣上恩其廉足以勵貪求之俗其謙足以得士大夫之心萃茲眾美有古賢臣名將之風迺撫

君及藩臬諸君之所謂感激蓋由衷而不容已豈以聲音笑貌強相謏說者耶矧逆賊之謀實萌於護衛之復公之疏瑾也首及焉使公久掌樞務則其奸請之奸必不能遂而今日之變可逆折而潛消矣於是乎益見公之早辨豫防慎大易履霜之戒軫前賢曲突之慮非忠於體國能然乎公歸人謂聖天子必復以樞務付公延頸企踵顒然有太平之望而公亦豈容遜避耶宏自明農以來文辭荒落何足以為公負然諸君之意實欲致闕省士民德之之私而宏[illegible]感幸視士民殆有甚焉不可以無言也於是乎[illegible]

遂川汪氏族譜序

汪氏自婺源來居上饒盖十有五世于此矣其始遷之祖諱居擇實當宋嘉佑之時居擇生彥文彥文五子曰智曰仁曰聖曰義而其季曰克俊皆居遂川克俊以賑受賜爲嘉定司户其子四人元高遷陳村元亮遷橫山元凱遷東岸元益遷西岸又皆遂川之分派也自是族屬蕃衍世有衣冠入國朝曰仲敏者由太學生官御史曰仲惠仲儒者皆由明經官邑博吾所及識者湖州貳守諱賁領景泰癸酉鄉薦與先伯諱珣者爲同年寧波教授諱紳領成化癸卯鄉薦與

宏為同年今大理寺丞荊山先生景顏登正德辛未甲榜與予從弟宗為同年數上皖甲乙之族必及遂川可謂盛矣比歲荊山以直道忤時退處于家念家政莫先於睦族也乃取其先之譜續而修之叙世系則上及于還珠又止及于新安于南江于平陽于潁川因舊聞以重其本始不敢遺也自遂川既遷之後以世繼世絲牽繩聯譜行必書生卒必書娶某氏必書葬其地必書賢者之行實仕者之秩必書則以耳目所逮可信可傳不敢遺焉耳又譜成荊山以予有世講之好来屬為序夫人必有祖繼祖則謂之宗

而屢遷族蕃漸多流派漸遠則其情漸疏勢將漸散始有喜不慶憂不吊則視如塗之人者矣仁人孝子以為今之相視如塗人者由不念其初同出一本也邇流而源自葉之根必究厥初之所自出於是手譜諜作焉由吾而後家藏而世守之必能油然興起其孝弟之心而相率為禮讓之行豈復有忘其祖忽其宗而不恤其族相視如塗之人者哉汪之先若司户公所立義規凡數十則鑿鑿乎尊祖敬宗收族之彝訓也荊山奉以周旋本之以仁厚文之以詩書奮起布帛拚棄棘寺理壯縣為良有司在中臺為才御史

治刑獄慮當奏讞必麗於法無愧於古之名鄉可以
為汪氏亢宗之子矣其為此譜蓋欲凡為司戶公之
苗裔者相視相恤正倫理而篤恩誼延長世德而振
起其家聲也然則與荊山同出於一者可不各思自
勉以求無負於斯譜乎

太保費文憲公摘稿卷之十四終